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門 都氏闔堂拜謝

引首《菜根談》 洪應明作

謝豹覆面，猶自知愧；唐鼠易腸，猶自知悔。蓋「愧悔」二字，乃吾人去惡遷善之門，起死回生之路也。人若無此念頭，便是既死之寒灰，已灰之槁木矣，何生機之有！

【評】

都氏可謂知愧、悔矣。

卻說都氏自從還魂之後，家下廣延僧眾，誦《怕婆尊經》，果然病體消除，漸漸如舊，因此連日酬神還願，請客飲酒。

一日酒散後，獨周員外進內相謝。都氏留住道：「老身有句話，問我拙夫，他卻仍舊畏我，不肯實說，特留員外在此，問候端的。老身蒙開棺起死之恩，員外便是生我的父母一般，百事瞞你不得。前番不容老官娶妾，實是老身不是，我也自知其罪；就是娶的熊二娘子，委實是個實女兒，也是老身主意。從嫁翠苔，因與拙夫有染，實是老身在假山後親手活活打死，復著成茂拋在江中。前月獨看行樂圖，忽見翠苔鬼魂，得下病症。及至地府受些刑法，也是不枉，只還不曾償得翠苔之命。後蒙閻王放還，老身惟恐轉來，又被翠苔索命，不為長便，因此與閻王討個的實道：『婦人既可還魂，婦人有個侍婢翠苔，求大王一並釋放了他，回到陽世，情願讓為正妻。』那閻王老子道：

『你只不可食言，他已還魂多時了。』我想閻王必不允王言，你們定須知道。若尋得翠苔到來，也完了我這點怕鬼念頭。不然，心中只是恍恍惚惚，時時似見他光景，此病終久不能全愈。

員外若肯用情，何不與我一個下落？」成珪自付道：「這話來得蹊蹺！周君達不露本相才妙。」便聲也不敢做，只光雙眼瞧著周智。周智笑道：「院君既把他拋在江中，焉得又肯還魂？」

莫聽閻王老子調謊。」都氏又喚成茂根究，成茂那敢應允。

周智想道：「我量他這番還魂，定然知些因果，或者改過自新，也不可。夢熊母子在我家中，終非長便，不及就此機會，說與緣故，到也使得。且待我探他虛實，再行計議。」便作色道：「院君是重生之人，已歷地府世務，量來不須老朽細道：「翠苔一事，原是老朽主行，如今院君要知其詳，我也不懼虎威，說與你聽：當年成茂馱出，老朽江口救回，贖藥調理，原不曾死，只因院君怪他，所以不敢說知。其後另擇門楣，嫁與個契友為妾，現今生下一個兒子，已五歲了，分憐俐，且是好的那邊。院君向來所見，只是疑心所使。若肯早把今日之言說出，待我攜他一見，或者不著鬼也不見得。如今既要會他不難，只要你賠個不是，我便好去接他。」都氏道：「得他再會，莫說一個不是，便要我拜他一百拜，替他做丫頭，也是甘心。只是可惜嫁了他人，若肯回贖，便費百金我也情願。周智道：「院君，你若果有真心，豈有不可贖回之理？只把銀子兌來，明日我包得還你一個翠苔。只是你不要還思量打他就是了！」

」

誰知都氏果係真心，也不與周智分辯，一竟走到解庫中，兌下百餘銀子，遞與周智，福上幾福道：「要叔叔替他贖他回來，千萬！千萬！」周智暗笑道：「我本打探之言，他便兌出銀兩，想他醋意果然沒了。且待我收下再處。」便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一溜風走回家，與何院君說知。何氏笑道：「難道果有此意？這樣，是成伯伯老運到了！」連忙說與翠苔得知。翠苔半信半疑，也只得隨周智施設。

次日，同何氏來到成家。未曾到門，都氏已先出來，殷情迎接。及進內廳，何院君對都氏致意，萬福方了。翠苔正欲上前對都氏下拜，只見都氏慌忙的一把挈起，聲也不做，仔仔細細的看上一回，道：「我兒，你今日還是身子來，還是魂靈來？」

翠苔道：「奴家那得魂靈來？」都氏道：「不要調謊，前番只被你魂兒日日下顧，打得我生九死，好不利害！今日你怎麼還是活的哩？」何氏道：「這原是院君該受磨折，自己眼色迷目，疑中之鬼，翠姐姐怎來打你？」都氏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真個是翠苔姐了？你且坐下，待我拜你一百拜，你竟做妻，掌管家中事務，我願做妾，理料廚灶事體罷了。」翠苔笑道：

「只願院君容奴在家，仍供斯役，也盡穀了，怎敢說這樣話？」都氏卻似風魔的相似，倒身只拜，也不由分撇，竟把身旁鎖匙、帳目，盡行交與翠苔。翠苔既不肯受，都氏又不敢歇，何氏又勸不住，三人攬個一團，不得清楚。翠苔再要推讓，都氏哭道：

「何院君，你休拽我，我是閻王面前說過的：若得姐姐還魂，情願讓為正妻。這是決不食言的！想我當年，也不知甚麼意思，得罪了姐姐，量你也不怪我。只是你自從離了我家，嫁與那一家去，教我好生放你不下！」翠苔道：「奴家八字低微，在院君處，只好與老員外有些私情，及至再嫁，那人又與老員外無異，只沒有院君般一個主母，以是奴家每常也好生放院君不下。」

」

成珪對妻子道：「他還生得一個與我無二的兒子，院君還未見哩。」周智道：「我正領在此間，要與院君討果子吃哩。」

便喚：「夢熊快來！」只見夢熊先已妝扮齊整，及來到都氏跟前，朗聲喚句「親娘」，納頭便拜。但見：

俊秀自天成，粉臉朱唇骨格清。步履軒昂相度好，聰明，釋氏宣尼親抱臨。鷹隼出風塵，獨步驕驕誰與爭？笑語閒談渾似父，而今，有子如斯堪稱心。

都氏將夢熊抱在手中，心下一分欽羨，忽然放聲大哭。眾人不知為些什麼，再三相勸，問其緣故。都氏拭淚嗚咽道：「老身也不哭無食無衣，也不哭少長少短，只因見這孩兒與我丈夫甚是廝像，以是忍不住的啼哭。」周智道：「便像員外，哭他怎的？」都氏道：「翠姐姐在我家中，我卻有眼如盲，作賤了他，如今他到生得這般一個俊秀兒子，我卻至今沒有。雖然此兒與老兒相像，我老兒怎生討得這樣一個？我想就是連夜娶與老兒，也生不出這樣長大的兒子了。總只是老身的不是，害了我丈夫也！害了成氏宗祖也！教我怎生的不苦殺也！」嗚嗚咽咽的又哭個不住。

成珪道：「那年院君不打死他，或者生得一個，也不可。」

今日雖然哭泣，已無及矣，不如且耐性罷。」都氏道：「老官，也不要埋怨我了。我自無尾，總不足惜，只可憐害你絕後。我若後遭死了，把我千萬不要埋葬，只拋在荒郊之外，使鴉鵲食我五臟，狗菌食我骨肉，使街坊上人家婦女把我唾罵一聲，說這是惡婦的榜樣、末代的招牌，也把你出了一口氣罷。」周智道：「院君何必出此怨言，但能改了舊性，自責自悔，自然天神保佑，定須教你有後。倘若你果然實心愛此子，也非難事，兒母尚且贖得回來，兒子有甚求謀不至？只須再兌百金，做老周著與他爺老子說知，一發承繼與院君為子，有何不妙？」都氏又哭道：「說起『承繼』二字，真教我好苦也！如今方省得他人兒女貼肉不牢。只那天殺的都綱，我再要怎看待他？臨去時反把我兩老打上一頓。冷布袋夫妻，待他頗也不薄，豈不知我病中，足跡也不望我一望。承繼一事，員外再休題了！」

周智笑道：「院君果然再不承繼了，我也不管閒事。」就指著夢熊道：「如今我便送他做了你的親兒罷，你且自己收管，贖娘的銀子一發送還你了。」都氏道：「員外，他如何做得我的親子？贖娘的銀子不收，莫不是不准贖麼？」

周智未及回報，只見成珪道：「此子雖出翠苔腹中，實係拙夫親手造下，豈不就是老娘親子一般？翠苔原未曾嫁，又何須贖得？」都氏大喜道：「我起初也猜著八九分了，原來果是老官骨肉，怪不得面龐廝像。謝天謝地，老官有後代了！快把根繇說與我一聽。」何氏便上前，把成茂馱出等因，直說到生子之事，一一說上一遍。都氏道：「原來世上有你們這一班好人，實是罕有！不虧瞞過我這老賤，怎有今日？想來我只是個花臉，其實慚愧，早知這樣，我也沒個面目還魂了。如今有個主意在此：多虧列位扶持，

完我一家骨肉，容我一拜謝，少伸銜結之報。」掇把椅子，先請周智坐下，倒身拜道：「都氏生而愚頑，不奉母儀，首蒙員外湖中開示之恩，老身反多冒瀆，當受老身一拜；全活翠姐之命，使我熊兒有母，不絕成氏之祭祀，亦當受老身一拜；撫育熊兒，使我丈夫有子，當受一拜；蒙勸丈夫，不去削髮為僧，使老身家中有托，當受一拜；老身與丈夫相毆之時，致累員外淘氣，又當受老身一拜；結末破棺救命，不避罪名，再生之思，更當受我一拜。即此之事，恩德如天，莫可補報。有贖翠姐這注銀子，仍當送與員外，聊作濕草垂韁之報，乞員外笑而納之。」周智道：「員外、院君有子，於老朽亦萬事足矣，何必報之以財帛？但卻之不恭，當暫領院君之財；為院君做件好事耳。」

另日，周智盡將這項銀兩付與刻板匠人，印造《怕婆經》數百卷，施捨於世。有偈為證：

稽首能悟真實法，離諸分別及戲論。  
欲令世間出酸苦，無言說中言說者。  
一切異道之所作，不能破於諸怕想。  
彼難怕想金剛斷，故我歸心此法門。  
諸句義中秘密義，世間智慧莫能測，  
有能開喻我群生，彼菩薩中自敬禮。  
喻如七寶施俗僧，誦經未必果受福。  
又如談說諸宣淫，只博人間蠶薄饑。  
若能受持此經咒，福德勝彼千萬倍。  
不惟部洲莫譏者，即身酸疼必消除。  
故我今為功德施，略述茲經中大義。  
願彼怕婆諸眷屬，及酸魔中諸大魁，  
聞我開說妙沙門，一切癡心俱滅沒，  
從今見聞與受持，照真明了心無礙，  
無礙真心了明照，西方極樂怕婆國。

周員外刊經印布於世，後來得福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都氏又拽住何氏拜道：「多蒙院君贊襄之功，亦當受老身一拜。另有粗絹□端，聊充衣裹，少酬內助之勞。」何氏辭之不已，只得受了。都氏再拽丈夫拜道：「吞聲忍氣，皆賴賢夫海量包容。多虧你不避干係，生兒於荊棘之中，使老妻有子，當受老身一拜。」成珪即忙跪下道：「院君若拜，教拙夫行甚麼禮？兩免罷了。」都氏道：「也沒甚麼相贈，只把向日家法繳過，也只當兩免罷。」再拽翠苔道：「還要拜你幾拜，不虧你生得孩兒，教我那得現成做娘？」翠苔道：「這也不是奴家之功，若無成茂哥哥活命之恩，焉能有今日？」都氏道：

「不是你提起，幾乎又忘了。成茂快來！」都氏也拜道：「若沒你這重生的磨勒，再世的陳琳，那得個一家團圓？白銀四□兩，與你做本錢，連你身契一發收了，今後只管小官罷。」成茂將銀拜而受之，身契斷不敢收。眾人再三勸說，然後收下。

合家大小俱有賞賜。成珪教夢熊拜了大母，都氏滿心歡喜，忙向妝奩內尋出赤金鐲子、拳大珍珠、首飾玉器與夢熊穿戴。另設筵席，款待眾人，吃得人人盡光，個個滿懷，正是酒落歡腸、誰不酩酊。

未及席散，主管報導：「外邊有客到來，說有緊急事體，特請員外接得。」正是青天白日，猛可裡起陣烏雲，又不知落下怎麼一天雨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